

楚辭要籍叢刊

主編 黃靈庚

屈辭精義

〔清〕陳本禮 撰
慈波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辭要籍叢刊

主編 黃靈庚

屈辭精義

【清】陳本禮 撰
慈波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屈辭精義 / (清)陳本禮撰；慈波點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6
(楚辭要籍叢刊)
ISBN 978-7-5325-8450-5

I. ①屈… II. ①陳… ②慈… III. ①楚辭研究
IV. ①I207.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05767 號

楚辭要籍叢刊

屈辭精義

[清]陳本禮 撰

慈波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敦印務科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375 插頁 4 字數 158,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100

ISBN 978-7-5325-8450-5

I · 3159 定價：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為「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二〇一一年—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二〇一七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本書為浙江師範大學一流學科建設、浙學與中華文化復興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屈辭
經義

江都陳本禮素村著訂

易連閣

賦詩一似其才子宋
美中喜樂而忘其失
憂問解此解之南
予言本致作個好個而
是事一枝

若難解者可謂兼之美解之中子游盛矣之外解
況而不深惟九志而興日月乎光可也

此書前有王氏序
後有徐子復序

少壯強無有底氣。原之所作也。原崇與楚同。比
於懷王而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上校三姓。四端。奉承禁令。

其請歸年其贊良以爲國如入則與王圖謀政事次及懷王
出則監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得王甚珍之。固列大夫之
官所。而漢丘上少子。治客其能。六官殿之。王過疏。臣僚私議
執復忠貞而被讒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懇。乃作辭體。辭體
也。騷怨也。諫諱也。言已。故逐離鄉。中心隨。猶陳直徑。以風
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原桀紂。并見之。抑云。見
君。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指詆陳王。令其
齊交。又使謁楚。請與俱會武闈。遂脅其俱歸。物不遠。非不
死於秦。其子襄王。後用說言。遷幽崇於江都。而居原九丘也。

《屈辭精義》原稿本書影

屈辭精義卷之一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讎

離騷

發明

楚辭首變三百體製爲詞賦之祖其創格之奇前有序後有亂中間往復鋪敘情詞懼倒一派未平一派又起文藻以下諸章純用

比喻而幽衷吉意一一曲繪而出淮南王曰固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恐諱而不亂若摩擬可謂取之矣太史公曰其辭微其意深其

行嚴其偶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遍而見義遠于古以不諱或異者惟淮南與龍門二人而已餘如子雲反易孟堅序張良門外漢

他若叔師章句劉勰辨服

柳州天對詞毋庸辨矣

淮南王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恐諱而不亂若摩擬者可謂兼之矣雖耽酒樂之中浮遊塵埃之外曠然沉而不深惟此蓋

離騷

賦與日月爭光可也

王孫

龍威之文依倚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直之音美玉

蕙養美人以遺君處妃伏羲之象也惟此之謂之王孫

風采寃以喻小人其何

帝高陽

帝頤項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父兄子也

提貞

正於孟陬貞月令惟庚寅

日吾以降

叶韻也

尚首領

貞字使見生時已得乾坤四德之一

見世德之矣紀年月日與生時之矣矣

首謂其楚河漢共濟其不世爲宗祖傳有

不惟傳有其國而行路去清之是

望也

離騷接子於初度

叶韻初

也子堅與子以

裏露軒刻本《屈辭精義》書影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

黃靈庚

楚辭首先是詩，與詩經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派系，好比是長江與大河，同發源於崑崙山，然後分南北兩大水系。大河奔出龍門，一瀉千里，蜿蜒於中原大地，孕育出帶上北國淳厚氣息的國風；而長江闖過三峽，九曲十灣，折衝於江漢平原，開創出富有南國絢麗色彩的楚辭。

「楚辭」這個名稱，始於漢代，是漢人對於戰國時期南方文學的總結。「楚辭」既指繼承詩經之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新體詩歌，標誌着中國文學又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又是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進入了詩人個性化創作的時代，而屈原無疑是創作這種新歌體的最傑出的代表，創造出了「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不朽的名作。

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及漢代以後的辭賦作家，承傳屈原開創的詩風，相繼創作了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等摹擬騷體之作，被後世稱之為「騷體詩」。據說是西漢之末的劉向，將此類詩賦彙輯成一個詩歌總集，取名為「楚辭」。再以後，東漢

王逸爲劉向的這個總集做了注解，這就是至今還在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的本子，是現存的最早的楚辭文獻，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楚辭最好的讀本。

「楚辭」之所以名「楚」，表明了所輯詩歌的地方特徵。宋黃伯思業已指出，「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諒、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葦、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其雖然說出了「楚辭」所以名「楚」的緣由，而沒有進一步指出名「辭」的來歷。辭，也可以寫作「詞」。楚辭詩句之中都有感歎詞「兮」字。這個「兮」字，古人統歸屬於「詞」，古音讀作「呵」，最富於表達、抒發詩人的情感的感歎詞。這也是楚辭句式的顯著特點。「楚辭」之又所以稱「辭」，是與用了這個「兮」字有關係。

楚辭的句式比較靈活，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不等，參差變化，不限一格，一改詩經以四言爲主的呆板模式。詩經的篇章結構以短章重疊爲主，短則數十字，長則百餘字，內容相對單一，只截取生活中一個片斷，無法敘述比較複雜、曲折、完整的故事。楚辭突破了這個局限，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製，洋洋灑灑，三百七十三句，一千四百九十字，至今仍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抒情長詩，表現了詩人自幼至老、從參與時政到遭讒被疏，極其曲折的生命歷程；撫今思古，上天入地，抒瀉了在較大時空跨度中的複雜情感。從音樂結構分析，楚辭和詩經一樣，原本都是配上音樂的樂歌。詩經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短章重複演奏，而楚辭有「倡曰」、「少歌曰」、「重曰」，表示

樂章的變化，比詩經豐富得多。最後一章，必是衆樂齊鳴，五音繁會，氣勢宏大的「亂曰」。

楚辭的地方特徵，不僅僅是詩歌形式上的變化和突破，更重要的在於精神內容方面的因素。南國楚地三千里，風光秀麗，山川奇崛，楚人既沾濡南國風土的靈氣，又秉習其民族素有「剽輕」的遺風，陶鑄了楚人所特有的品格。楚辭更是「得江山之助」，在聲韻、風情、審美取向、精神氣質等方面，無不深深地烙上了南方特色的印記，染上了濃厚的「巫風」、神怪氣象，動輒駕龍驂鳳，驅役神鬼，遨遊天庭，無所不至。至其抒發情感，激越擴放，一瀉如注，較少淳厚平和的理性思辨，和中原文化所宣導的「不語怪力亂神」、「溫柔敦厚」風氣比較，確實有些區別。

屈原是一位富於創造精神的文化巨匠，他置身於大河、長江的崑崙源頭，俯視於南北文化交融的臨界線。一方面既保持着楚人特有民族性格，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富有想象的浪漫情調；另一方面又廣泛吸取、融會中原的理性思想，繼承詩經的道德傳統精神。故而在他的作品中，儘管有大江兩岸、南楚沅湘的旖旎風光、濃豔色彩，但幾乎不曾提到楚國的先王先賢，而連篇累牘的都是爲中原文化所公認的歷史人物：堯、舜、禹、湯、啓、后羿、澆、桀、紂、周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傅說、比干、呂望、伯夷、叔齊、甯戚、伍子胥、百里奚等。在屈原的神話傳說中，除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外，像太一、雲中君、東君、司命、河伯、女岐、望舒、雷師、屏翳、伏羲、女媧、處妃等，都不是楚國固有的神靈，也沒有一個是楚人所獨有的神話故事。離騷開頭稱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高陽是黃帝的孫子，其發祥之地，在今河南省的濮陽，不也是中

原人的先祖嗎？總之，楚辭是承接詩經之後的一種新詩體，二者同源於大中華文化，是不能割切開來的。更不能說，楚辭是獨立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統。如果片面強調楚辭的地域性、獨立性，也是不妥當的。

楚辭對於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像司馬遷、揚雄、張衡、曹植、阮籍、郭璞、陶淵明、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蘇軾、辛棄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名家巨子，沿波討源，循聲得實，都不同程度地從屈原的辭賦中汲取精華，吸收營養，形成了一個與詩經並峙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創作風格。在中國文學史上，後世習慣上說「風、騷並重」，指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大傳統精神。由此想見，屈原對於中國文學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屈騷傳統精神更是永恆不朽的。

正因如此，研究中國詩學，構建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化史，楚辭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而讀楚辭、研究楚辭，必須從其文獻起步。據相關書目文獻記載，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至晚清民初的兩千餘年間，各種不同的楚辭注本大約有二百十餘種。綜觀現存楚辭文獻，大抵以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為分界：在朱熹《集注》以前，基本上是承傳王逸《章句》，而明、清以後，基本上是承傳朱子《集注》。由我主編且於二〇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文獻叢刊》，輯集了二百〇七種，應該蒐錄的注本，基本上已彙輯於其中了。遺憾的是，由於這部叢書部帙巨大，發行量也極有限，普通讀者很難看到。且叢書為據原書的影印本，沒作校勘、標點，對於初學楚辭

者，尤爲不便。

有鑑於此，我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從中遴選了二十五種，均在楚辭學史上具有影響，爲楚辭研究者必讀之作，分別予以整理出版，滿足當下學術研究的需要，而顏之曰楚辭要籍叢刊。其二十五種書是：漢王逸楚辭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宋朱熹楚辭集注，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附清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宋錢杲之離騷集傳，明汪瑗楚辭集解附汪仲弘天問補注，明陸時雍楚辭疏，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明陳第屈宋古音義，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清林雲銘楚辭燈，清王夫之楚辭通釋，清丁晏楚辭天問注，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清戴震屈原賦注附初稿本，清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清劉夢鵬屈子楚辭章句，清朱駿聲離騷賦補注，清王闡運楚辭釋，清馬其昶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暫微，日本西村時彥楚辭纂說，屈原賦說，日本龜井昭陽楚辭玦等。參與點校者，皆多年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楚辭文學研究，是學養兼備的「行家裏手」，其對於所承擔整理的著作，從底本、參校本的選定，出校的原則及其前言的撰寫等，均一絲不苟，功力畢現，令人動容。但是，由於經驗、水平不足，受到各種條件限制（如個別參校本未能使用），且多數爲首次整理，頗有難度，因而存在各種問題，在所難免，其責任當然由我這個主編來承擔。敬請讀者批評指瑕，便於再版改正。

前　言

屈原楚辭作爲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源頭之一，對歷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正像劉勰所說，「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而楚辭的研究也相應成爲專門之學，著述宏富，蔚爲壯觀。諸家或主訓詁，或重義理，或偏考據，雖然關注焦點並不相同，但總以疏通文字、繹讀章句、體貼本心爲旨歸。陳本禮屈辭精義就是這衆多箋注訓讀著作當中，追尋微言大義，推究篇章脈絡，從文學角度來釋讀楚辭，進而領會屈原爲文用心的代表之作。

陳本禮（一七三九—一八一八）字嘉會，號素村，江都人。光緒江都續縣志有傳，稱他：「幼好學詩文，吐棄一切。家多藏書，有別業名瓠室，收儲宏富。與玲瓏山館馬氏、石研齋秦氏埒。勤於考訂，丹黃不釋手。或得宋本精槧，尤珍襲藏之。著有屈辭精義、漢樂府三歌註、協律鉤玄、急就探奇，名瓠室四種。又著有焦氏易林考正、揚雄太玄靈曜。」陳本禮雖終身布衣，卻勤劬於學，硯耕不輟，屈辭精義就是積其數十年研讀楚辭的心血結晶。

據其自序，陳本禮「幼即嗜騷」。他的摯友張曾在戊子（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夏日作江上讀騷圖歌，感慨「陳君何爲亦讀騷，年少風神慕輕舉」，而這時陳本禮才不過三十歲。多年浸

淫其中，陳本禮一方面傾慕屈子志行、歆愛楚辭文句，另一方面又痛感歷代注家「總無當於作者之心」，於是嘉慶辛未（十六年，一八一）著手箋注，一年之中稿凡五易，次年又重加訂正，終於刊成屈辭精義六卷，自爲一家之說。其手稿尚有離騷部分留存，姜亮夫、陶秋英將其整理校訂，以陳本禮離騷精義原本留真之名出版。手稿雖以提示篇章脈絡爲主，但仍有字句訓詁內容，甚至卷末還專設楚辭叶音以探討用韻。核以定本，則知陳本禮箋注的本旨，最終歸結於推闡微言大義。故而訓詁內容進一步刪略，而叶音也散於正文之下，從而使得主旨更趨顯明。原稿大題爲離騷精義，顯然是沿用舊說，以「離騷」來綜括屈子之作，宋人早已駁爲未見妥適。刊本更以「屈辭」，當是採用了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這一著錄之意。不過刊本的目錄，仍然題爲離騷精義目錄，似乎は改而未盡的痕跡。標揭「精義」一語，突出了作注用意所在。字句訓詁方面，歷代注家早已盡其心力，剩義無多。而釋事忘義，拘乎句下，則無當於披求文髓。因而推求微言大義，不失爲陳本禮立意求新、勇於自見的適宜門徑。

屈辭精義卷首爲自序、張曾江上讀騷圖歌，後接目錄、略例、參引諸家、史記列傳、沈亞之外傳。正文分六卷，卷一離騷；卷二天問；卷三招魂、大招；卷四九章，據正文依次爲惜誦、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風、惜往日、懷沙、橘頌；卷五九歌，依次爲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卷六遠遊、卜居、漁父。其篇目編次以史記所述屈子作品先後爲準，故與諸本多不同。篇數爲二十七篇，與漢志「二十五」之數不

合，則是有取於朱冀騷辯之說，認為山鬼、國殤、禮魂三篇，實自祀鬼一章中分出，因而總數仍歸於二十五篇。卷末附錄自道注書甘苦的四首絕句與跋。從箋注體例來說，篇首先列發明，抉發字詞訓詁與典實，以簡明有當為主，并隨文繹說文句大意，用韻處則附註叶韻；各章之後為體現陳本禮見解的箋。無論是正文當中，還是小節之後，皆適當節引前人註解，以相互發明。若別有新說，則另列正誤一欄，來糾正舊說之謬。前三卷板框之上偶有眉注，亦以串說大意為主。

此書新見頗多，陳本禮也自謂「獨開生面」。就大端而言，如陳氏以讀賦之法溯及楚辭，從而發現「騷有賦序」，遂據此劃分層次，眉目清豁，頗便省覽。天問奇幻錯落，似乏章法可尋，而陳本禮取則於王逸「書壁呵問」之解，徑以此為屈子題圖之作，并通計全篇，認為共題畫百有六，在解釋文意錯綜奇變方面實能自圓其說。九章各篇，舊注多有拘囿時地之弊，陳本禮則認為「應分懷、襄兩世之作」，并指出橘頌為自喻之作，體近乎頌，風格與他篇不類，屬於屈子早年作品，這也得到後世學界的認可。至於舊注中扞格難通之處，如「啓棘賓商」、「試上自予」等，幾乎言人人殊，而陳本禮亦能爬梳剔抉，別出新解且言之成理。本文方面，此書參用諸本。注釋方面，徵引宏富，尤以子部雜家為多。評注方面，此書在書首明確列出的參引歷代注騷之作達三十七家，實際披覽當逸出此數。特別是此書引述陳銀楚辭發蒙達十六條，這一閨秀注騷濫觴之作藉此得存梗概，彌足稱賞。

此書最突出之處，似莫過於細繹文本，抉發文心。陳本禮熟悉文本，常能上繫下聯，體察屈子本心，設身處地以作釋讀，多可切中肯綮。如美人喻君是楚辭常見手法，陳氏注「恐美人之遲暮」，指出：「『美人』句乃離騷命意入題處，爲全騷之根，後文『求女』諸章皆從此處發脈。未則歸到『西海爲期』，又專爲此西方之美人也。此如靈芽初苗，循其脈而尋之，則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所發也。讀至『國無人，莫足與爲美政』，『美人』二字雙收，則葉落歸根，仍不離乎宗祖。此一篇之大旨也。」這就既指出「美人」用法之用意，同時將整篇中用例細加比對，從文脈結構角度闡釋其功用，并不忘指出結尾用例屬於呼應前文，揭明題旨。注雲中君，又以爲：「九歌『靈』字有指巫言者，如上章『靈偃蹇兮姣服』是也；有指神言者，如此章及東君『靈之來兮蔽日』是也。亦若經言『美人』，可以比君，亦可以自喻。若如諸家泥說，則屈子名靈均，而稱君不可以名『靈修』矣。且東皇章，舊詁既以『靈』字指神，而下文『君』字又何所指耶？」足見陳氏立足文本，不拘泥於成說，隨文敷繹而能前後貫通。如果未能通觀全部作品，細加比勘勾連，是難以達到這一認識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陳本禮往往忖度人情，揣摩心態，所揭示人物心跡頗有栩栩如生之勝。如大招中侈言美色一段，舊注多認作以此誘召懷王之魂，而陳氏直言：「懷王生前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兵挫地削，卒死於秦，爲天下笑。此懷王九泉之下所不瞑目者，今三間慟哭招魂，冀其復生，豈忍以此種喪身尤物，極口贊美？非但自己病狂喪心，抑且落於譏訕；况原既不能諫之於生前，而欲娛之於死後，亦可謂愚矣。在他人尚不可，何況屈子乎？」真有披

文入情、直見人心之妙。至於析分篇段，推揚比興，講求脈絡，則書中在在皆是。可以說，在乾嘉樸學盛行之際，陳本禮屈辭精義以不同於學人注書的風格，成就了文人注騷的範例。

當然陳氏刻意求新，此書偶有過度釋讀之嫌。如謂懷王在位三十年而鮮莊王問鼎之心，出自屈子潛移默化之功，這恐怕只能算是陳氏一己之願。篇目次序一味求古，據依史記，也渾然不顧此非著錄之書。而叶韻之說更是不諳古今音變，忽略其時已有考據成果的表現。不過陳氏本意在於「探蹟索隱，務期大暢厥旨」，屈辭精義應該說實現了這一自我期待。

此書有嘉慶壬申（十七年，一八一二）陳氏裏露軒家刻本，亦收入道光年間彙印的江都陳氏叢書。結合各家圖書館所藏屈辭精義單種，可見諸本略有不同。如一本參引書目只有三十六種，末少屈騷心印一種；陳氏自序後亦無「陳本禮印」、「素村」兩印；另本參引諸家裝池於略例之前；註文偶見增補，眉注數目也互有參差。不過書版版框皆四周雙邊，上下黑口，每半葉大字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式、字體、正文內容完全相同，因而這種細微的差異應該是出於同版先後刷印之際的增修。

茲次整理，即以裏露軒刻本為底本，補全註文，而將各印本眉注加以輯錄彙總，作楷體字次於相應正文之後，以期得其全貌。底本文字如有訛、脫、衍、倒等，改正後出校記說明。為反映底本原貌，異體字、俗體字、古字等，酌情保留。限於識力，不足之處敬希高明指正。

丙申孟夏，慈波謹識於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序

劉勰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顧造物生人，同資化育，何孤臣孽子，天必厄其所遇，戾其所爲，窘之迫之，置之於莫可如何之地？蓋欲磨礱其大節，苦礪其貞操，俾其精誠所結，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夫然後知天之所以成之者至矣。若屈子者，豈不可謂天之成之者歟？忠不見信，冤莫能白，其發而爲騷，亦惟自寫孤忠、泣遊魂於江上耳。而不知其微辭奧旨，實能動天地而感鬼神。惜當時及門如宋、景輩，諱楚之忌，不敢明發其鑄辭本意，以致微文愈隱，幽怨莫宣。幸漢孝武愛騷，命淮南作傳而義以明；龍門作史而旨益顯。此亦千載一時之知遇也。

迨王叔師章句出，而騷反晦。唐宋諸儒不能闡其藩籬，踵其悠謬，愈襲愈晦，使後之讀者，望洋向若，莫之適從。嗟乎！此豈讀騷者之過？不善讀騷者之過也。予幼即嗜騷，苦無善本。曾寫江上讀騷小影，戊子夏，承丹徒石鵬山人，不惜蒲團午夜，苦吟三日夕，爲賦讀騷長歌。邇來四十四年矣。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蹟索隱，雖不敢自命註騷，然於騷之命脈，竊有窺於一管。不揣固陋，畧爲詮釋，庶廬山面目，得以一洗塵昏於二千年後，不致沈埋於霾雲宿霧中。實亦賴屈子之靈，有以陰相默助，以底於成也。書成，爰志